

人世间

春耕

孙瑞

“叮叮当！叮叮当！腊月里，打铁忙，打把锄头好开荒；打把剪刀送姑娘……”早年，铁匠们利用冬闲，戴着手套、围裙，拿出铲刀、锤子、鸭嘴钳等工具，支起炉灶，手握铁锤，敲敲打打，为春耕生产打造用具。

随着号子和小锤的节点在铁块上有节律、有节奏地敲击，打铁声和号子声交织在一起。俗话说：“人生三苦——打铁、撑船、磨豆腐。”铁匠铺一般三人为宜，分铁匠、徒弟、烧火，各有分工，各司其职。打造的铁器好不好，火候的掌握和冷却是关键。淬火时，常用清水、盐水和油冷却。铁匠们挥汗如雨，坚守初心，透着一份匠心与执着。

在丁字湾一带，流传着很多关于打铁的谚语，如“一锤弯，二锤平，三锤当声，四锤五锤落力打，六锤出人命”“打铁莫使过头锤、过头打落无回尾”“但看火尾蓝、快快遮烂衫”等，这些谚语既是打铁生活的真实写照，也是打铁经验的总结，细细品味，充满了人生哲理。

有一次，家里锄头裂了，母亲让我到铁匠铺找李师傅帮着维修一下。在铁匠铺，只见铁料烧到一定的火候，铁匠立即拿火钳向外夹铁料，赶紧把风箱拉杆推回去，快走两步，抓紧大锤把儿就抡起来。火花从铁锤下一阵一阵地泼洒开来，吓得孩子们赶紧往后退，火苗映着小伙伴们红红的笑脸。锻造好铁具，放入水中淬火，随着“滋啦”一声，一阵白烟飘起，淬火完成，一件铁器现出雏形。

打铁最有看点的是给马骡驴钉掌。锻打的U形驴掌，先把铁器在火炉中烧红，徒弟再将烧红的铁器移到大铁墩上，握大锤进行锻打。驴、马、骡蹄规格尺寸不一样，没有模具，大小尺寸，全靠铁匠烂熟于心。不同牲畜蹄形不一样，掌也不一样，就算同种牲畜，蹄子不同掌的大小也不同。掌主要打U形蹄铁和带“帽”的扁钉子。U形掌铁厚度为三四毫米，上面有五六个钉眼的马蹄铁。

铁匠负责左手握着铁钳翻动铁料，右手握着小锤击打。淬火和回火的技术是十分重要的。淬火和回火，全凭铁匠的经验，一般很难掌握。淬火或回火的技术不过关，驴掌硬度不够，就不耐用。

铁匠铺露天作业，风匣一拉，火呼呼蹿高。“叮叮当当”的锤子声和有节奏的打铁号子声交汇在一起，相映成趣，回荡在宁静的乡村上空，宛如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拉德斯基》交响乐。

钉驴掌，事先用大拇指粗的绳子将驴固定在类似于单杠的铁桩上。钉掌前要先修蹄，一般要两人默契配合，前后各有分工，后面的抬起驴的一条后蹄，弯成九十度，用绳子“套”在弯曲的关节上，然后把蹄放在凳子上。

驴用脚蹬着蹄子乱踢乱蹬，用力挣扎想要摆脱束缚，前面的用手轻轻摩擦着驴头，一边“吁吁”哄着，驴脾气才渐渐安静下来。

驴消停下来，钉掌人手持铲刀，铲头

朝下，转着圈将驴蹄厚厚的角质铲平，随着蹄子上被削下来的片状物越来越多，凹凸不平的蹄面变得平整。

只有八九岁的我，看到眼前的一幕，几乎看傻了眼。出于好奇，顺手捡起丢在旁边的一片驴蹄片，放在鼻子上闻了闻，一股臭脚丫味道扑鼻而来。

钉掌匠切除蹄子的多余部分，从筐里挑出大小形状合适的蹄铁，放在切平的驴蹄上，先比划比划，再弓着腰，一手拿锤子，另一只手用鸭嘴钳夹起一个钉子，将钉子钉到蹄掌的扁扁的孔洞里。一旦遇到性子烈的驴发脾气，很难控制。钉掌人和牲口打交道，被踢伤的事儿时有发生。

驴蹄长时间不刮，驴就不能走路，所以过一段时间就得把驴蹄上的旧铁掌去掉，再把老化的角质层用刀切掉，给驴换上新铁掌。驴换了新铁掌后，又重新焕发活力，拉磨也有劲了，也能出远门了，走起路来又能听到“咯噔咯噔”清脆悦耳的声音了。

铁匠们把生产队的农具全部打造完毕，再给社员打造铲、钩、夹、刀之类的生活用品。腊月末铁匠铺关门之时，正是迎接新年到来之际。

时过境迁，随着社会的发展，铁匠铺早已退出历史舞台，被现代化的气锤、高科技激光切割、真空淬火炉等技术所替代。铁匠铺像一幅美丽的画卷，以其浓墨重彩的一笔，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化符号。

诗歌港

走进春天

赖玉华

春天迈入第二个节气
解冻的河床开始涨潮
随着一声声叮咚
奔向黄海
我种下的爱
写进一场雨
我们的土地，需要
春雨的滋润

盼望着二月的雨水
在我的小院里
恣意
走进春天
我知道，雨水
也贪恋人间
它会吐出清新的空气
让每一粒种子
蠢蠢欲动

春水

郁蔚

南雁群飞
人字形的队伍
拽着片片彩云
远方的春雷
唤来北方绵绵细雨
无声地滋润着
广袤无垠的田野

种子在大地萌动
伸展着腰身窜出地面
毛茸茸水漉漉
翠绿着春天的歌声

我用毛笔
酿着甜津津的春水
行书一首春天的抒情诗
敬献给播种挥汗的中国农民

我爱芝罘湾的春天

张凤英

清晨，我站在烟台山惹浪亭，望着大海的粼粼波光。海风裹挟着咸腥的气息拂面而来，远处渔船的汽笛声悠长而辽远。四十年了，这片海早已成为我生命的底色，而春天，则是这幅画卷上最动人的一笔。

我的故乡在太行山深处。记得儿时，每到春天，山间的杏花便如云似霞地绽放。父亲牵着我的手，踩着松软的泥土，穿过层层叠叠的梯田。山风裹挟着野花的芬芳，蜜蜂在耳边嗡嗡作响。那时的春天是粗犷的，带着泥土的芬芳，裹挟着山野的豪迈。

初到烟台的那个春天，我被这里的温润所震撼。海风不再凛冽，带着丝丝暖意。渔港的码头上，渔民们正在修补渔网，笑声与海鸥的鸣叫交织在一起。我常常独自漫步滨海路，看浪花轻吻礁石，听涛声诉说千年的故事。这里的春天，有着与太行山截然不同的韵味。

退休后，我有了更多时间细细品味烟台的春天。清晨，我喜欢到月亮湾散步。海面上飘浮着薄薄的雾气，远处的崆峒岛若隐若现，宛如仙境。沙滩上，赶海的人们弯着腰，在退潮后的滩涂上寻

找着大海的馈赠。偶尔，我会蹲下身，捡起一枚被海水打磨得圆润的鹅卵石，感受它温润的触感。

午后，我常去毓璜顶公园。这里的樱花开了又谢，谢了又开，年复一年。我坐在长椅上，看着游人如织，听着孩子们欢快的笑声。有时，我会带上一本书，在树荫下静静地阅读。春风拂过书页，带来淡淡的花香，那一刻，时光仿佛静止。

傍晚时分，我习惯到滨海广场散步。夕阳将海面染成金色，归港的渔船在波光中摇曳。广场上，老人们打着太极，孩子们放着风筝，年轻人三三两两地散步。海风送来远处海鲜大排档的香气，混合着槐花的甜腻，构成了这座城市独特的味道。

烟台的春天，有着说不完的故事。记得去年春天，我在养马岛遇到一位老渔民。他告诉我，每年春天，海鸥都会准时归来，在礁石上筑巢，它们就像我们这些老烟台人，离不开这片海。老人说着，眼神望向远方。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为什么自己会如此眷恋这片土地。

春天也是写作的黄金季节。我的书桌上，总摆着一盆水仙。在它的陪伴下，

我写下了许多关于烟台的故事。有时写到动情处，抬头望向窗外，正好看见海鸥掠过天际，留下一道优美的弧线。这样的时刻，文字仿佛有了生命，在纸上跳跃。

四十年，足以让一个异乡人变成地道的烟台人。我的口音里早已掺杂了胶东腔调，餐桌上少不了海鲜，生活习惯也完全融入了这座城市。但内心深处，我依然是那个从太行山走出来的孩子。两种乡愁在我心中交织，就像春天的海风与山风，时而温柔，时而凛冽。

又是一个春天。我站在烟台山的最高处，看着远处的海天一色。海风依旧，涛声依旧，只是我已不再年轻。但我知道，无论岁月如何变迁，我对这片土地的热爱永远不会改变。

夕阳西下，海面上泛起金色的波光。我深吸一口气，让海风充满胸腔。这一刻，我忽然明白，故乡不是一个固定的地点，而是心灵栖息的地方。而烟台，就是我的第二故乡，是我灵魂的港湾。

我爱芝罘湾的春天，爱它的温柔，爱它的包容，爱它给予我的一切。在这里，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春天，找到了生命中最美的风景。

一根火柴的光亮

刘继晏

只是刹那间的闪烁
却仿佛有着太阳的光芒
微弱却很坚强
其实它
只是一根火柴的光亮
你不及灯火通明的辉煌
不比月光的清冷
你只是静静地燃烧
在寒冷中给予一丝温暖的想象

手指轻轻一划
你便跃动在夜的篇章
短暂而灿烂
如梦般消逝
不留痕迹地徜徉
你照亮了眼眸中的深邃
点燃了心中沉睡的渴望
即使只是瞬间
也足以铭记那刹那的辉煌